

七  
經  
樓  
文  
鈔

序

馬子貽司馬將以其外舅蔣子瀟春暉閣詩鈔七經樓文集二種重刊於蜀中自威遠署越千餘里走卒至大竹索余叙言噫子瀟豈徒爲詩人爲文人哉殆通儒也子瀟學貫天人識超今古蒼萃瑯嬛秘笈發前人未洩之奇著書百餘種版刻度世余方無從窺其涯涘況作叙耶顧余雖不足以叙所著述而余兩人交誼與子瀟之學業與年俱進者余猶得追遡之又烏可無一言也憶余年二十一讀書子瀟家同師侍馬春圃夫子夫子貽伯祖也子瀟小

余二歲已舉茂才而余尙應童子試兩人一見交驩如魚  
得水如膠投漆如影隨形然膏爨炬無暫時離每課題下  
則拉余走城南穿溪渡谷入岡巒深處撥叢草躡跌坡陀  
間閱山光水色烟雲變滅迴觀前明少司馬周冲白先生  
君子亭別業穠李百數十株繁英堆雪香塞四空予瀟若  
有所悟於時放言高論無所顧忌有輕世肆志之概謂將  
開闢買董馬鄭之學濂洛關閩之理道藏梵筌之書毗婆  
尸佛之教訂讖批謬機杼已見曾不知前有千古後有萬  
年烏飛兔走寒暑代謝尙有何世界幾易草木也會不知

帝王師相賢聖仙佛英雄豪俠畸人烈士尙有幾百千萬  
若干輩也予將仰觀乾象星宮度數而極其精奧也予將  
俯察堪輿尋黃河岷江金沙江於火燉隘兒羊膊嶺岡氏  
斯諸絕境而析其支分派別之源流也予將探恆華泰霍  
而辨其幹枝脈絡於崑崙之主山也予滿舌翻目曠濤奔  
電掣當其痛快淋漓躊躇滿志則劃然長嘯山鳴谷應余  
時唯唯聽受無從贊一辭已而鳥還花陵夕陽西傾遄歸  
書室磨墨伸紙濡毫揮灑如風捲殘葉藝成呈諸春闈夫  
子夫子未嘗不咨嗟稱贊爲天下奇才云他日吾宗高

足又出一真康成也後余以嘉慶戊寅補博士弟子員道光元年辛巳以

宣宗成皇帝踐阼恩獵乙科于瀟後五年乙酉受學使者吳巢松侍讀知權拔萃科貢成均並賦詩云一鞭初指僕公來難得風檐有此才其鑑賞可謂深矣明年子瀟入京都應朝考蔣礪堂相國阮雲臺協揆陳碩士閣學顧南雅學士數巨公皆爲稱許而吳蘭雪郭羽可魏默深三舍人龔定菴進士方春木廣文等諸名士相與倡和議論考稽商推而學益進迨巢松侍讀移學使者節督學山左于瀟南歸謁

見於濟南畱勳校事幕中如李福禋應椿輩皆吳下宿舊  
子瀟與泛大明湖酌珍珠酌突泉登秦嶽歷訪秦丞相李  
斯所篆殘碑陟日觀峯觀日出處遨遊任城與洪幼襄飲  
太白酒樓作長歌自負芳若無人重以在京師往還高麗  
人金老商及客謁章佳胡圖克圖而聞見益奇學益肆侍  
讀下世於學使者任子瀟則扶靈樞徒步涉長途水陸數  
千里歸葬吳閩時人多稱其義重師恩喜與之遊而學日  
益富子瀟自乙酉得選拔越十年甲午以選拔中副車又  
次年乙未登賢書是爲道光十五年而余亦以是科大挑

二等就教職選補商邱教諭子瀟數應禮部試不第遲至甲辰科挑二等選教職與余先後畧同余先以六年俸滿列薦章用縣令籤掣四川而子瀟絕意仕進補虞城教諭不就自是廢吟詠專心治經有睥睨兩廡意一謁栗樸園河帥於河墻與籌磚工載記文集入關中謁座主張椒雲方伯方伯陳臬移蜀子瀟畱關中關中古帝王都名儒淵藪適慧秋谷先生總制全蜀行旌抵西安被

命防堵江南訪可以佐戎幕備叅謀者當事以子瀟薦慧既偕之去已而談兵不合力辭歸關中主書院講席脩全陝通

志再主講同州書院而子瀟學益純議論益濶大微特抗  
衡古人直破其藩籬而挾之以升堂入室矣其在關中數  
以書貽余慨息天下大事佐以所著卦氣表華嶽圖經游  
藝錄廬山紀游諸書皆卓卓可傳者然在子瀟則猶其隨  
筆雜錄非其至者也其談經詩書非殷洪喬輩行篋中物  
未便郵寄余終未之讀而子瀟已化去矣遺書板刻在揚  
在汴在陝兵燹之餘散失湮沒無可稽者子瀟無子僅存  
一女歸子貽子貽其半子也以副車舉孝廉如子瀟館叙  
縣令需次入川今權威遠任搜笥得詩文二種慮其久而



失傳也計付手民故有是命烏乎人生不過數十年客耳  
方余讀書子瀟家子瀟甫新婚今越五十餘年子瀟往矣  
昔嘗許爲余作詩叙謙言稿成腹中不敢輕下筆以余兩  
人交誼非同尋常易作泛泛語豈知爲余作叙之約息壤  
猶存子瀟已不能尋舊盟而平生著述乃待余爲續貂乎  
余深媿才力淺薄不足以發子瀟之蘊其書俱在讀者自  
能開拓心胷增廣識見勿庸余叙余所以追述子瀟者僅  
僅如此子瀟雖不必藉贅余叙已自成爲一代傳人今古  
通儒矣往椒雲方伯嘗爲余言蔣湘南徵汝河南所無卽

吾江浙中吾亦未一二見也又爲述林文忠公之言曰吾  
不意汝竟有如此廓門生方擬聘脩全陝通志旋以辦賑  
救荒事未及行而子瀟果脩通志告成在數年後惜文忠  
公未及見之其爲名公卿大僚耆德宿儒所推重如此此  
又何待鄙人一叙耶子貽誠能盡刻子瀟之遺書散布當  
時傳諸世吾知必有讀樂翁書者益重衎玠也同里王  
濟宏

重刻蔣子瀟先生詩文遺集敘

外舅蔣子瀟先生以著作名大河南北者數十年願齋於  
遇凡十試始登賢書屢應春官舉迄不第晚而謁選得虞  
城教諭鄙弗就走客關隴間從游者日益衆所譔集編次  
亦日益多計傳帙不下數十沐浴維揚陝右皆有鈔本嗣  
粵寇竄吳楚羯寇起河滹凶鉅所侵典籍悉爲燬燼先生  
遺作惟春暉閣詩六卷七經樓文六卷爲行篋僅存餘則  
若滅若亡不可究詰矣於戲先生於經史百家之書靡弗  
通貫且皆有論次不謹以詩古文名之二集特其緒餘耳

然本根既厚卽殘膏廢履猶足沾丐予人是烏可默秘諸  
枕中而弗亟思所以廣厥傳者爰取舊本付老友張希仲  
氏俾一再校讐重壽梨棗蓋經始於戊辰初去威遠而告  
成於庚午將之榮之時首尾凡三載矣雖魚魯焉烏仍不  
免時時遇然飲河滿腹亦無間云倘先生他帙猶有流播  
人間當窮搜徧訪疊命手民庶讀先生之二集者益知先  
生之學大本大原又別有在

同治九年仲春旣望馬佩玢子貽氏謹序

七經樓文鈔目錄

六經原始一

六經原始二

經師家法說

原象

卦氣說

費氏易家法考

六宗述

九河既道解

達於蒹葭

大伾山在成皋說

漢水入江考

右第一卷

詩有六情五際解一

詩有六情五際解二

詩有六情五際解三

詩有六情五際解四

關雎通釋

被非次說

南方之原音釋

鴟鴞之詩釋

射夫既同弓矢既調叶韻說

箠革金厄解

孟子周官封建異同說

井田寓兵說

井田出車說一

井田出車說二

儀尊解

說壘

右第二卷

書史記六國表後

再書史記六國表後

書漢書諸侯王表後

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再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讀漢書貨殖傳



讀漢書游俠傳

讀三國志

書周髀經後

書水經注沔水篇後

再書水經注沔水篇後

書太乙金鏡後

符籙原始

經咒本旨

右第三卷

主宰

鬼神

原人

辨命

闢性

六歲釋義

太乙釋義

太歲超辰卽上古歲差說

歲差說

推步總論

西法非中土所傳論

管叔流言論

秦始皇焚書論

駁蘇東坡范增論

與黃樹齋鴻臚論鴉片烟書

與汪孟慈戶部論河工書

與汪孟慈太守論河決書

○與田叔子論古文書

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

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

右第四卷

劉青天傳

楊道純傳

名宦楊君傳

節孝婦也氏傳

商城縣知縣周先生墓志銘

兵部侍郎吳公墓志銘

知府銜嘉應州知州金君墓志銘

王烈婦墓碣

書劉松齋先生逸事

書劉天寶

書獲劉之協事

書滑縣平賊事

辛丑河決大梁守城書事

右第五卷

西征述

唐十二家文選序

仙屏書屋詩序

海湧山人詩序

祝閻峯詩序

蕉窗詩草序

三一山房詞序

濯蔚堂醫說序

七經樓記

七經樓後記

甄工記

黑岡觀甄工記

遊龍門記

小忽雷記

華嶽廟記

南照鎮清眞寺碑記

灞橋銘

潼關銘

百花洲銘

右第六卷

序曰吾師子瀟先生以五十之年成書百卷解經者十之  
四辨史者十之三衍算者十之二述刑名錢穀河鹽諸大  
政者十之一而古文稿十卷別自爲編經門人田君所抄  
者四十篇攜在行篋元培更益以先生近作與仲植同次  
爲六卷將付梓以公同好而先敘其大指曰先生之文以  
力矯僞八家爲主故歸震川方望溪兩家之法在所不用  
以八家之流弊皆自兩家開也前代矯八家者率多摹擬  
秦漢先生則刪去沈博絕麗之作而獨存本色以爲僞秦



漢與僞八家猶佩劍之左右也自來古文家孰不言通經而先生之所謂經乃以周公之制作與孔子之信好合考而明之非章句家瑣拾訓詁之經也自來古文家孰不言載道而先生之所謂道乃以人情時事與天地消息參驗而出之非理學家空談性命之道也

本朝經學分漢宋兩途爲漢學者排宋學爲空虛爲宋學者攻漢學爲破碎先生皆以爲不然儒者讀孔子書學孔子學孔子周人也周之學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謂之四術孔子益以易與春秋謂之六藝六藝皆周禮也韓宣子聘

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是易與春秋之二藝禮樂詩書之四藝皆周公之禮明矣子曰吾學周禮告顏子曰克己復禮顏子亦曰約我以禮曾子傳一貫之道作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證明之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可知孔門之學但宜名爲禮學不宜稱爲理學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荀爲再傳弟子僅百年而詩書已待辨正況漢儒去孔子二百餘年宋儒去孔子一千餘年乎漢學宋學之爭皆無與周學者也吾爲周學而已此先生論學之大指也文王周

公孔子之易皆以韻語孔子直以文言爲名是必叶聲韻者始謂之文人之生也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發喉引聲自有高下抑揚之致小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宋以後之文多有聲而無音先生病之嘗曰甯爲箏琶無爲土鼓又嘗取漢書中志傳爲史記所無者籤而出之以示古文門徑曰學醇論正神華味腴直起直住不用語助虛字足爲僞八家對病之藥宋以來論史漢異同者多右馬而左班乃穴坯之見也此先生論文之大指也且夫通古而不通今者無用之學也知今而不知古

者無本之學也先生以經史爲根柢而又通

本朝之掌故凡

國家鉅典無不悉其源流故其文擷經之精錄彙之髓大而入細奇不乖純無一字鑿空無一論涉膚自成一家之法故可以廢時人之法天下必有先覩爲快者爰次其目而錄之凡九十三篇門人劉元培撰

補刻目錄

北江中江證

朱丹木先生詩集序

能忍一篇贈首心耕同年

# 原序

學問之道通古難通今尤難斟酌古今而通之者爲尤難漢儒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是通人之學更難於通天地蓋天地之學可以讀書而通之人之學不徒於讀書而通之通人則能斟酌古今矣吾友蔣君子瀟以穎異之姿瀟苦於學督學使者吳巢松先生拔之於諸生中目爲中州一人君更從江鄭堂阮芸臺兩先生問奇字研經術與齊梅麓俞理初談九章算法考究儀器於欽天監中旣而入江督河督幕府緣飾經史以爲章奏當

代政事一一洞悉凡

本朝三通所載大掌故皆條其源流筆之于書又嘗謂刑名之學古人所以輔禮鄭康成注周禮多引漢律是讀律亦儒者事也因取

大清律與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經二緯以推原周公制禮之等殺著輔禮論二千餘言俾讀書人一望而皆能治獄豈非斟酌古爲有用之學者與君幼孤家貧母夫人授經于風雪中仲父奇其才爲之置書千卷君一覽輒曉其有疑者負笈走千里訪於魁儒所到之處考其山川沿

革風土人情驗之於事而證之於經故君之學醇而不迂  
質而有文誠不自欺峻不絕物自宗族鄉黨以及名卿大  
夫靡不口稱而心服焉信乎其能通天地人者矣余與君  
幼同學長同試于有司各以道義相勸者有年及君旅食  
四方遂不數數見今年君來西江所著之書已成百餘卷  
其大者周易鄭虞通旨十四經日記中州河渠書三種余  
方欲分俸爲君刻之會以事去官而君之高足劉君已代  
刊古文六卷告成因余悉君生平屬爲之序爰爲道其實  
通古今者如此至文之宏深淵懿千人共見不更贅敘云



同里閭彤恩

六經原始一

六經者先王之器也道家者六經之祖也六經定於孔子為儒家祖何以道家又為六經祖曰道家者古史官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黃帝也黃帝令史官倉頡制文字故歷代治官察民之事必以史掌之夏之亡也太史終古載圖法以歸商商之亡也內史向摯載圖法以歸周史去而國運與之俱夭焉蓋一代之制度典章雖各有官司守之其因革損益之實迹巨細皆彙於史故史之所歸即為天命之所

歸也周官以史名者五而太史爲長凡邦國都鄙官府之  
治達于六官者皆別達于太史以聽其鈎考而又小史掌  
繫世昭穆之事內史掌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法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  
宰是周之制度典章雖各有官司守之其因革損益之實  
迹鉅細亦莫不彙于史也夫制度典章者先聖先王所以  
經綸天下本諸倫常日用以爲人人率由之道也道分見  
于三百六十官而總彙于史天地鬼神常變之故古今治  
亂沿革之端于是乎在故史官亦謂之道家班固曰道家

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是也周  
衰官司失守道術殘缺識大識小各以其人孔子與南宮  
敬叔入周觀書于太史氏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書必不止  
易書詩禮樂春秋也然而開物成務莫大于易稽帝徵王  
莫大于書觀風知政莫大于詩經國善俗莫大于禮感天  
格祖莫大于樂定名正分莫大於春秋孔子以此六者爲  
學卽以此六者爲教而後制度典章之精華始萃于一易  
雖在太卜然得之史則可以正太卜之易也詩雖在太師  
然得之史則可以正太師之詩也禮雖在宗伯然得之史

則可以正宗伯之禮也樂雖在司樂然得之史則可以正  
司樂之樂也書與春秋本史職其參互更不待言夫以孔  
子之聖而生於魯魯備四代之禮樂韓宣子且見易象春  
秋於魯太史矣何以孔子必觀書於周太史也周自東遷  
以後霸術疊興制度典章紛紛更異列國簡策必有不盡  
同者天子之史所藏爲得其真此殆如漢劉向以中秘古  
文校外間遺書也是故易之贊也詩書禮之雅言也樂之  
正也春秋之作也皆在得書于周太史之後故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卽篋也亦卽老聃在

六經原始二

道家不第爲六經祖也九流凡十家皆以道家爲祖是故  
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家而地官之掌故備於史義和之官  
之後爲陰陽家而馮相氏保章氏之掌故備於史理官之  
後爲法家而秋官之掌故備於史禮官之後爲名家而春  
官之掌故備於史清廟之守之後爲墨家而大祝小祝之  
掌故備於史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家而大行人小行人  
之掌故備於史議官之後爲雜家農官之後爲農家稗官  
之後爲小說家而議官農官稗官之掌故亦莫不備於史

太史之職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是太史之權爲極重漢制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卽本周官遺法也太史之史與府史胥徒之史其品雖判尊卑而其典司掌故也則同掌故之外無所爲學亦無所爲道史官之稱爲道家正以其備古今治亂之道初非清靜虛無之道也伊尹太公辛甲管子之書皆稱道家卽老子五千言在漢書藝文志尙無道經之名可以知道家之本原矣周之初始爲史官者佚是也佚與周公召公太公夾輔成王號爲四聖改質家躋于文家故道家之祖宜祖史

伏不宜祖老子其祖老子者則道家者流之末失誤以清  
靜虛無之道爲道而不知史官備古今治亂之道也班固  
論次諸家必曰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  
其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正示人以因流溯源之法  
而後之讀書者不察也儒家之學出于司徒司徒所教六  
藝有禮樂而無易書詩春秋其升于學者冬夏教以詩書  
而無易春秋春秋本魯史他國之人不盡見若易則天子  
之書也乃韓宣子聘魯始見之是列國之大夫不獲見者  
多矣而況僻遠之儒乎自孔子爲儒宗取易書詩禮樂春



秋於周太史門弟子奉爲六經而後先聖先王之道統歸於儒儒之學遂歸然獨尊卽諸子之掌故藏於道家者其本原皆移而入於儒家而道家且退爲一偏之學書明二帝三王之政宜爲道家祖易著天地五行之理宜爲陰陽家祖詩備出使不辱之用宜爲縱橫家祖春秋嚴賞善罰惡之例宜爲法家祖禮詳正名定分之制宜爲名家祖樂傳薦帝享祖之節宜爲墨家祖若夫雜家者流整齊羣術比事用斷則春秋之旁支也農家者流敦勸耕桑食貨以裕則書之旁支也小說家者流綴集方言里俗上聞則詩

之旁支也。儒術之尊尊，以六經六經之尊尊，以孔子孔子則固自居於史而未嘗自名爲經。其繫之定之絃歌之筆削之者，皆史職也。後之爲儒者尊經而絀史，是亦數典忘祖之一端。

經師家法說

漢人說經最重師法蕭望之奏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  
奉對元帝引師法是也師法亦謂之家法後漢書儒林傳  
序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是也師法家法皆本于  
古之官法古者設官必有師以雲紀者爲雲師以水紀者  
爲水師以火紀者爲火師以龍紀者爲龍師以鳥紀者爲  
鳥師顓頊以後乃紀于近爲民師師者卽其官之長以所  
掌之法傳人者也有官必有法有法必有學有學必有業  
凡在官之執業者皆學于其長奉之爲師而習其法而古

之官人也又以世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周官三百六十多以氏名如馮相氏保章氏之類  
皆世官也學于官者謂之師法世其官者謂之家法何以  
知其然也一徵之史記史載秦人之制曰欲學法令者以  
吏爲師夫秦人之制多不師古惟此以吏爲師之一端猶  
襲三代之舊一徵之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司徒  
之官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九流各稱家而又曰出  
于某官則三代以來世官宿業之義也周之盛也易在太  
卜則太卜傳易之法凡習易者必出於太卜之官師書在外史

則外史傳書之法凡習書者必以外史爲師詩在太師則  
太師傳詩之法凡習詩者必以太師爲師禮在宗伯則宗  
伯傳禮之法凡習禮者必以宗伯爲師樂在司樂則司樂  
傳樂之法凡習樂者必以司樂爲師春秋在太史則太史  
傳春秋之法凡習春秋者必以太史爲師官守學業源出  
於一而天下之文于是乎大同所以無私門之著述者此  
也王迹既息天子失官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法散著于人  
不盡墜地孔子講明而修之儒生之師法仍本在官之師  
法其門弟子所傳必有微言大義恃乎口授不徒著于簡

策者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子論  
詩論書與時人紛紛辨正其明徵也遭值秦火經師幾絕  
漢興田何伏生之流各以師傳相授受魯不傳所云傳先  
師之訓非從已出正以淵源干孔門雖有訛誤亦應闕疑  
何敢憑虛臆造輕侮道術也師法之盛于此爲極其與家  
法稍別者師法不過師弟相傳家法則以家學爲師法如  
公羊高之春秋傳子至孫江公之穀梁春秋亦傳子至孫  
凡弟子之學其家學者亦稱此某家之法云爾西漢專稱  
師法而無家法之名其稱家者惟一見于施讐傳云由是

施家有張彭之學然不言家法東漢乃專稱家法矣大抵  
師說雖多而名家者少前漢藝文志傳齊論者惟王陽名  
家傳魯論者龔奮諸人皆名家孝經長孫氏諸人各自名  
家名家而後能自成一家之法卽無子孫傳其家學亦以  
家法名後漢書左雄定舉孝廉之制先詣公府諸生試家  
法注言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夫專門之學旣足  
自成一家必於竹帛之外別有傳授之法相與口授以垂  
永久太史公書曰去藏之者由傳之其人而傳其書者爲  
外孫楊惲孫氏漢書初出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

從其女弟受業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系而當日傳之  
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如是之難者則以其家法不易  
明必從親炙其人之人然後源流可循也史學如此何況  
六經



原象

甚矣上帝之好奇也於無形無聲之中忽造一有形有聲  
之世豈將以顯已之仁乎不然何其象之燦陳也是故天  
地一上帝之象也日月星辰風雷雨露一上帝之象也山  
川草木鳥獸蟲魚一上帝之象也男女一上帝之象也象  
而無以會之則不生象而無以散之則不死不生不死則  
不變不變則不常不常則不安天不安于上地不安于下  
日月星辰風雷雨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男女不安于中  
而上帝之仁不顯然而上帝早慮之矣鑄天地日月星辰

風雷雨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精而爲人鑄人之精  
爲聖人聖人者上帝之鏡也鏡照天地而天地有上帝焉  
鏡照日月星辰風雷雨露而日月星辰風雷雨露有上帝  
焉鏡照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有上  
帝焉鏡照男女而男女有上帝焉上帝之象顯于萬物萬  
物之象顯於聖人聖人時時見上帝於象因指上帝之象  
以示人是故六十四卦自伏羲氏以後神農黃帝堯舜皆  
名爲象堯命羲和曰欽若昊天厯象舜告禹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是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易之名象春秋時猶然

矣夫聖人何爲以象示人也曰教人識上帝也人之生也來于上帝人之死也歸于上帝不識上帝則昧其來不識上帝則昧其歸昧其來與歸則人將失其爲人人失其爲人則天地萬物皆將受人之禍而上帝之仁德不顯然而人之不識上帝如故也見天地焉知其爲天地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見日月星辰風雷雨露焉知其爲日月星辰風雷雨露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見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焉知其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見男女焉知其爲男女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聖人又憂之

于是即象之燦陳者而更制爲象以教天下更制爲象以  
教天下者何也曰禮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  
禮行于君臣而君臣有其象禮行于父子而父子有其象  
禮行于昆弟而昆弟有其象禮行于夫婦而夫婦有其象  
禮行于朋友而朋友有其象禮行于天地日月星辰風雷  
雨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無不有其象懸之于魏名曰  
象魏弼之以刑名曰象刑三千三百皆一一具于六十四  
卦而莫之測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是易象爲禮之  
明證也孔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辭繫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典禮非聖人治天下之象哉禮運曰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禮所範圍而禮本于太一太一卽上帝也上帝爲禮之本卽爲象之本執象以求上帝而上帝不在象中舍象以求上帝而上帝不在象外故曰聖人設卦觀象曰君子居則觀其象也求上帝之功不外觀象觀象之功不外復禮禮復而後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變化之象皆

觸處洞然而有以顯上帝之仁不知此者不足與言易

卦氣說

卦氣非聖人不能作也聖人明於先天後天之故而序六十卦之氣以示人其四方伯十二辟十二公十二侯十二卿十二大夫與六日七分之義爲先儒所發揮者已無餘蘊矣其義之尤精者則惟冬至夏至冬至不起復而起中孚夏至不起姤而起咸中孚與咸皆乾元也天地之道渾然一元故乾元又名太一太一之神爲陰陽陰陽之靜爲中孚先天也陰陽之動爲咸後天也中孚以二陰包于四陽之內元氣渾淪之象實合乾鑿度之太易太始太素而

一之他無可名名之曰中而又名爲孚者以其中爲能亨  
能利能貞之理之所寓也二陰之中間實爲眞陽眞陽卽  
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見則爲復未見則爲中白虎通曰中  
者天地之太極也是也儒者圖太極爲半黑半白或論爲  
先陰而後陽是皆未明乎中孚之象又何能知天地之心  
哉白虎通又曰陽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  
陰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夫所謂南方之  
中者卽咸也咸以三陽橫貫于三陰之內而陰爻之居下  
者二居上者一此非陰之包陽乃係陽之含陰若使陰果



包陽則將二陰居上矣夫陽與陰本不分也乃一陰之生獨在夏至者蓋陽功告成盛極將退內感乎陰陰若迎之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卽陰也中孚藏天地之心咸動天地之情心之藏非先天乎情之動非後天乎孔子序卦指名者六十三卦而咸卦獨不指名豈遺之哉六十四卦無一卦非陰陽相感卽無一卦非咸咸亦乾之元也乾之元不可見卽陰陽而見陰陽爲乾元變化之迹中孚與咸爲陰陽動靜之會陰孚乎陽而復之陽生矣陽咸乎陰而姤之陰生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故卦氣以

咸應夏至而與中孚爲對也不然小過之四陰包二陽正  
反乎中孚之四陽包二陰而序卦氣者偏以小過當立春  
而不以之當夏至何哉漢揚雄作太元以擬周易不用序  
卦爲次而用卦氣爲次其日躔斗建皆本於太初術太初  
術卽黃帝之甲子術也然則卦氣實爲黃帝之麻象其非  
聖人不能作信矣

費氏易家法考

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此見于漢書儒林傳者也而七錄有費氏周易注四卷經典釋文作章句四卷殊與漢書本傳不符豈瑯琊王璜輩傳費氏學者撰述家法而託之于長翁與東漢傳費氏易者陳元鄭眾馬融鄭康成荀爽見于後漢書與隋書經籍志晉王弼雖以老莊說易而其所用之本亦專主費氏費氏興而施孟梁邱京四家之學遂微非諸儒表章之力乎漢書儒林傳不言直爲何時人惟高相傳有與費直同時之語考

高相乃平帝時人也似費氏亦生當平帝時焦氏易林載  
費直所論六十四卦變占一篇中有王莽時云云王莽秉  
政在平帝元始元年此費氏生當平帝時之證也晉書天  
文志有費氏周易分野與蔡邕月令分野不同壽星起軫  
七度大火起氏十一度析木起尾九度星紀起斗十度元  
枹起女六度嫩訾起危十四度降婁起奎二度大梁起黃  
十度實沈起畢九度鶉首起井十二度鶉火起柳五度鶉  
尾起張十三度可知費氏之學專以仰觀天文爲主鄭康  
成以爻辰注易其法卽費氏易之本法也特漢代言易諸

家皆以田何爲鼻祖而本之施孟梁邱京四家費氏之學  
班史未言其所出後儒遂謂費氏無師傅非也費氏蓋源  
于京房也京房傳曰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  
皆爲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學下接費直傳曰費直字  
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此正承上文京氏學而言治易  
者卽治京氏易也爲郎者猶殷嘉諸人之爲郎博士也下  
文高相傳言其與費公同時學無章句此明其與費氏同  
又言出于十將軍此明其與費氏異而費氏不云所出其  
爲承上文京氏學無疑也京氏書存于今者有精算易傳

三卷世應飛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氣等皆參入卦氣中蓋本孟氏六日七分之法而更密之費氏周易之分野亦關明京氏之卦氣而已矣注費氏易者始自馬融融注天命不右明夷于左股及易有太極皆以天行次舍證易與費氏分野之說合與京氏卦氣之說亦合費氏非源于京氏乎鄭康成受費氏易于馬融而專言爻辰後漢書鄭康成傳不言其通費氏易但言其通京氏易費氏非源于京氏乎荀爽注範圍天地而不過云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是明明據費氏之說也荀爽注坤卦云坤在

子亥下有伏龍注屯卦云十二月雷伏地中是明明據京氏之飛伏而言費氏非源于京氏乎後人以班氏無明文遂謂費氏無師亦鹵莽之論矣

六宗述

說六宗者凡數十家有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說  
孔傳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按此說本諸祭法孔叢子而朱子與蔡氏沈蘇氏軾  
皆從之劉氏昭司馬氏彪羅氏必揚氏復唐氏順之  
王氏樵蔡氏德晉皆駁之

有天地四時之說

伏生尚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  
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



按馬氏融崔氏靈恩惠氏棟江氏聲皆主此說而杜氏佑司馬氏彪蔡氏德晉皆駁之

有天地四方之間之說

歐陽夏侯說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

按此說李氏邵主之而許氏慎司馬氏彪蔡氏德晉唐氏順之皆駁之

有乾坤六子之說

劉氏歆曰六宗謂乾坤六子在雷風山澤

按此說同于孔光而王莽顏師古皆從之司馬氏昭  
杜氏佑唐氏順之皆駁之

有天宗三地宗三之說

賈氏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

按此說許氏慎從之而鄭氏元司馬氏彪黃氏鎮成  
皆駁之

有天宗之說

盧氏植注月令曰天宗六宗之神

按此說高氏誘擊氏虞從之後人無駁

有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說

鄭氏元曰六宗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十二次也司  
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按此說范氏甯張氏融吳氏商唐氏順之王氏鳴盛  
孫氏星衍皆從之而司馬氏彪杜氏佑羅氏泌蔡氏  
德晉皆駁之

有三昭三穆之說

張士髦曰六宗三昭三穆也

按此說程氏顥王氏安石胡氏五峯皆從之而  
羅氏泌王氏樵皆駁之

有地爲六數之說

虞氏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  
六爲地數推按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

按此說劉氏昭陶氏安唐氏順之皆從之而全氏祖  
望駁之

有天宗地宗四方宗之說

司馬氏彪曰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

禮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

按此說王氏樵蔡氏德言全氏祖望皆駁之

有遊神之說

孟氏康曰六宗天地間遊神也

按此說羅氏泌駁之

有六氣之宗之說

肇氏虞新禮儀曰萬物負陰抱陽本于太極六宗太極  
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也

按此說劉氏邵從之而杜氏佑駁之

有六天之說

魏孝文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  
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  
肆類非獨祭之見且禋非肆地之用是祭地之事故稱  
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圓丘五帝在焉乃詔祭  
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

按此說杜氏佑從之而羅氏泌駁之

有六天之說

羅氏迪曰六宗六代帝王也

按此說杜氏佑羅氏泌皆駁之

有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之說

羅泌路史天宗者萬象之宗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求之于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日月星辰四宗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二宗之說

黃氏度曰鄭康成據周禮記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是皆天神故稱宗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是也  
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  
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日月二宗星辰四宗之說

蔡氏總晉曰禮六宗卽祭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謂之  
六宗者日一月二緯星三經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五人帝之說



方氏以智曰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勾芒曰黎爲祝融  
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

按此說全氏祖望駁之

有天地四嶽之神之說有六府之說

杭氏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沈氏彤謂是六府

按此一說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所駁其本文今未  
見

有六物之說

全氏祖望曰六宗卽左傳之六宗也曰歲謂太歲也曰

時謂四時曰日日月日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

有方明之說

惠氏棟明堂大道錄曰案伊訓及紀年所稱方明乃明堂六宗也

按此說汪氏中從之而全氏祖望駁之

聚訟紛如久無定論加以入主出奴者凡數十萬言而六宗之神不明六宗之祀遂廢矣蔣子曰六宗之說雖多其是者只一而已惠氏之說是也惠氏之說卽伏生之說亦

卽歐陽和伯劉歆盧植孟康摯虞魏孝文之說何也虞書  
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以六宗與上帝並言此卽周禮  
之言祀昊天上帝又言祀五帝也上帝者天地萬物之主  
宰于易謂之乾元于書謂之惟皇于禮謂之太一其體立  
于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其用顯于既有天地萬物之後視  
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其至誠至靈至元至妙之本  
然實爲鬼神人物之主不知者或以天爲上帝其實上帝  
非天也或以五帝爲上帝其實上帝非五帝也不識上帝  
所以不識六宗六宗者何也古者以木爲之其制

見於覲禮方四尺設六色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  
以象天地四時天地與四時皆上帝行其功用者也祀上  
帝者報其本祀六宗者報其功故伏生曰萬物非天不覆  
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  
功于民故尊而祀之而歐陽和伯所謂在六者之間助陰  
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則又兼上帝而言之也上帝無形  
天地四時有形故分爲二祭嬪代之禮非常可擬特于天  
地四時常祭之外設此祭以明報本報功之心鄭氏注文  
祖爲五府之大名猶廟之明堂明堂之禮合祀上帝方明

惠氏引伊訓篇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爾以證之汪氏明堂通釋亦引堯典之禋于六宗以爲與伊訓覲禮合明堂祀六宗又祀文王故孝經曰宗祀文王宗字確據惟此一說得之周公之祀明堂正本于唐虞之祀文祖也其餘數十家之說不俱可廢也哉六宗于周又謂之方祀大宗伯以玉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蓋與圓丘方澤同爲天地四時之專祭專祭亦用禋禮小雅曰來方禋祀是也其合祭則謂之方明而唐虞謂之六宗

九河既道解

以水刷沙之術起於明之潘季馴。季馴自以爲獨創之見也。不知其術實起於禹。孟子曰禹疏九河是也。九河之迹既湮。九河之名遂失。治河者亦遂昧乎以水刷沙之術。爾雅曰九河皆禹所名。夫禹豈于大陸之下。忽鑿大河以爲九。而別取名以命之哉。蓋因九河自有之道以道之。卽因九河自具之名以名之。按漢志成平虜池河。民曰徒駭河。是徒駭卽虜池。語倒并聲之轉也。山海經曰泰嶽之山虜陀之水出焉。則虜池又作虜陀。經典或作黑池。或作亞池。

皆聲近假借之字。何李巡孫炎輩不詳考而遽生以徒起

衆之解也。山海經神囷之山。滏水出焉。又曰牛首之水。東

流注于滏水。滏與釜通。釜與黼通。滏水卽覆黼。水經注所

云。鄴西北石鼓山南岩下。泉源奮涌。若釜之揚湯者。卽覆

黼得名之。所以然。並非水中多渚狀如覆釜之義也。山海

經又言泰山鈎水出焉。沂山般水出焉。女丞之山膏水出

焉。東流注於鬲水。是鈎也。般也。鬲也。皆自有之水。亦不因

河水得名。太史馬頰。胡蘇簡絜。四河雖無文證其源流。然

以徒駭覆黼鈎盤鬲津推之。其皆爲水名無疑。

按山海經  
秦戲之山

致李巡  
孫炎

一東中流  
砥柱

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郝氏箋疏謂泰戲山在繁峙，沁水在沁源，南北遙阻，無緣有水相注，疑經文誤也。予謂沁字應是河字之誤，液女或卽太史河，太與泰通，史與戲聲相近，液女出泰戲山，或亦名泰戲水也。俟再考。

九河旣皆爲自有之名，則其道亦皆爲自有之道。經又言播爲九河者，正因九河之水而分大河以入之，借其力以行河，非鑿大河以爲九而不慮水分力緩之患也。河之性濁易淤，刷以清水，然後可免墊溢。九河之上已淪濟漯矣，以九河與濟漯數之，是一河其播爲十一河也。濟溢爲滎，則因濟水而分河之一支，以濟水刷河之淤，漯首受河，則因漯水而分河之一支，以漯水刷河之淤，過鬲水則因鬲



水而分河之一支、過盤水則因盤水而分河水一支、過鉤水則因鉤水而分河之一支、以下覆黼胡蘇簡絜馬頰太史徒駭、無不皆然、鉤盤二水、既見山海經、則簡絜是爲一水、河分既多、自足以

殺其勢而不怒、水有所藉自足以滌其泥而不停、孟子所謂疏者、大抵如此、書曰九河既道、道乃九河自具之道、禹

因道之以疏通大河、則以水刷沙之術、非自禹始而誰始

哉、後之治河者、不明乎九河之所以道、妄謂河不兩行、迂儒亦不明乎九河之所以道、偏執禹功以相辨難、潘季馴雖知以水刷沙之術、而又東河入淮、使河病而淮亦病、其

咎皆自昧九河之名始。

是解有為而言意欲使世治河者皆借清水以刷污泥耳。

達于荷辨

自許氏說文有浮于淮泗達于荷之一解胡氏禹貢錐指  
主之段氏說文解字注主之趙氏水經注釋主之天下無  
不知河應作荷矣余以經文詳求之而竊有疑焉何也荷  
者濟水所鍾也經之言導濟也曰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  
汶不言東南會泗其可疑者一也泗者淮水所納也經之  
言導淮也曰東會于泗沂不言會荷其可疑者二也且夫  
帝都 在冀而冀州表河故八州之貢道皆以達河爲主經  
于兗徐荆豫梁雍之貢道皆明言達河惟青揚二州但言

達濟達淮泗而已豈不達河哉青在兗東蓋由濟漯以入  
兗而達河揚在徐南蓋由淮泗以入徐而達河也若謂河  
爲荷誤則徐之貢由淮泗達荷復由荷達濟以達河揚之  
貢由江海達淮泗復由淮泗達荷又由荷達濟以達河則  
經文當如荆梁二州之例一則曰浮江沱潛漢逾洛至南  
河一則曰浮潛逾沔入渭亂河而後可也不然是徐揚之  
貢但達于荷而忘其于河之上尙有兗州之濟然後達于  
冀州之河矣其可疑者三也胡氏知其說之難通乃云由  
濟達河莫知所經當于濟漯間求之此言尤誤也荷澤爲

濟水所會濟之上流爲滎川卽春秋時所名之邲戰國時所名之鴻溝也胡氏不信鴻溝爲禹蹟而信滎水伏流之說以經之浮于濟爲陶邱以下會汶之濟非陶邱以上溢爲滎之濟故又兼潔言之則是徐揚之貢由淮泗而西北達荷復由荷而東北至汶必由汶入海然後由海而西入濟而西達潔以達于河也蓋濟之上流與河通濟之下流不與潔通胡氏解究之浮于濟潔皆空衍無據之詞而不知其與經不合其可疑者四也說文所據者漢書地理志湖陵縣下之一注也特漢代之水道未必仍屬禹王之舊

蹟况荷澤入泗之水據水經注其長不及二百里所合只一黃水水皆不大而謂徐揚貢道必由乎此其可疑者五也胡氏篤信曾彥和之說以滎川見于周禮遂以爲至周始有謂禹時但有滎澤不知濟溢爲滎經文雖無川字亦未明著澤字何以知其爲滎澤不爲滎川爾雅自釋地以下皆禹所命名而過爲洶之文與河灘江沱並著過者滎川之下流歧出而入淮泗者也以滎川分出之水其名爲禹所命則滎川之爲禹蹟可知胡氏不援爾雅非通人之蔽乎明乎滎川之爲禹蹟則徐揚之貢由淮泗直達滎

川以入河而不必由荷水至荷澤轉漯水以入河也說文  
水部凡引禹貢者皆謂之夏書如灘字下注云夏書曰灘  
爾其道澁字下注云夏書曰迺三澁澗字下注云杜林說  
夏書以爲出烏鼠山獨此荷字下不言夏書而言禹貢正  
襲漢書地理志之文解禹貢者存疑焉可也

大伾山在成臯說

汜水縣之九曲山卽禹貢之大伾也漢儒注經及唐以前地理家說皆然惟臣瓚注漢書始疑大伾在黎陽孔穎達從之胡氏禹貢錐指主之今天下無不知大伾之在濬縣矣鄭學之徒又堅執成臯舊說而總無解于洛汭太近之疑余以經文求之而知舊說之不可易也經曰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以東字貫下則大伾必在成臯而不在黎陽蓋大河南岸之山自華陰以東綿亘千里至成臯之大伾而止大伾以東均係平地禹導河至大伾見其爲南岸之山



盡處于是導向東北使傍西山北去所以下文遂接北過  
洛水也濟水從北岸注河勢猛力勁觸大伾之麓與河水  
轉鬪溢而南出爲滎倘河水隨濟水南出南岸無山勢必  
橫決則導向東北而大伾正當河勢左轉之地經尤不能  
不志之康成以大伾爲地喉又曰沈出伾際正發明經書  
大伾之故也若黎陽在河趨東北之下二百餘里經應書  
東北至于大伾不得但以東字與洛汭連文是禹貢之大  
伾在成臯不在黎陽審矣或疑其去洛汭太近則孟津去  
洛汭亦不滿百里古不聞有疑其太近者何獨于大伾而

疑之

漢水入江考

漢水之爲北江禹貢有明文而入江之處注家皆失其實蓋欲知漢水入江之處必先知大別山與彭蠡澤之所在而後禹貢之經文可明大別山者安慶以北霍邱以南羣山之總名而非漢陽之翼際山也彭蠡澤者安慶以東巢縣以西周回四百餘里之巢湖而非九江之鄱陽湖也奚以明其然也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與各地理家皆謂大別在安豐漢安豐縣地今江南六安州霍邱縣河南固始縣皆有之大別山在其南南麓盡於安慶江濱鄭康成引地

說謂漢水觸大別山陂南入于江是也古時漢入江處在安慶府境後世水勢崩合至武昌之西北翼際山下江漢已合于是咸以翼際爲大別且謂大別不當遠在安豐設矣漢與江凡兩會初會在翼際山下性急力勁別自傍北岸東行與江水合而仍分江流南漢流北直至大別山南麓始再會而後合爲一水水經于沔水篇曰南至沙羨縣北入于江于江水篇曰至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此言江漢之初會也而沔水直敘至太湖入海江水只敘至青林口而止此言江漢之再會也青林口在今湖北黃

梅縣江南宿松縣界江漢至此始合爲一青林以上必多洲渚間之故禹貢經文不謂至翼際入江而謂至大別入江也今江水于武昌有數大洲于蘄州又有數大洲而黃州府之雙流夾三江口正以江水分流得名至九江府之官牌夾則江水分行南北六十餘里後代如此又何疑于洪水初平之時哉如江漢合于翼際而不再分則水經于沙羨西北沔水入江後當卽專敘江水而不必分敘沔水水經作于桑欽在西漢時江漢且分流豈洪水初平時江漢轉合流哉觀于此而大別之所在不可得而定乎江漢

既合之後水勢必大故酈道元有轉鬥成澤之說澤謂彭蠡澤也經言東迤北會于滙正謂大別山以下江漢滙而成彭蠡先儒或以東迤爲句或以東迤北爲句要皆謂彭蠡澤在江北不謂其在江南如以江南之鄱陽湖當之則當曰南會不當曰北會曰北會者非鄱陽乃巢湖也巢湖與太清秋浦等湖同爲一澤在唐時周圍尙六百餘里則上古時水勢之大可知且其地在大別山東百餘里與經文所云東迤者合若鄱陽湖在大別西南雖江水剗灌可入然終爲西迤而不得爲東迤此當據經文以求彭蠡不

當據鄱陽以改經文也山海經曰廬江出三天子山入江彭澤西贛水出聶都入江彭澤西夫廬江贛江卽鄱陽之源而山海經謂入江於彭澤西是彭蠡在鄱陽湖東而非卽鄱陽湖矣漢書地理志曰彭蠡澤在彭澤縣東水經曰彭蠡澤在彭澤縣北夫漢代彭澤縣乃今江西之星子都曰彭澤江南之東流諸縣地也故城在鄱陽湖東北其東北卽太清秋浦等湖之地而地志曰縣東水經曰縣北是彭蠡在安徽境不在江西境矣江漢轉門水勢浩瀚江南之鄱陽江北之巢湖在上古必聯爲一澤原可同名彭蠡

然必鄱陽小而巢湖大以經文明言北會而不言南會是彭蠡爲巢湖之主名也後世巢湖漸淤而鄱陽爲江水所遏獨成巨浸儒者遂以目驗而專指鄱陽爲彭蠡雖朱子有南匯之疑而終無以奪羣儒之口其故由于誤翼際爲大別耳故曰不知大別山彭蠡澤之所在則禹貢之經文不可得而明也彭蠡澤北流爲施水合肥水以入淮道元所云肥水出良餘山施水出焉者是也施水又分爲二支一支注肥入淮一支東注巢湖山海經注云淮過新息至原鹿合于汝又東至廬江安豐合于灑施水入淮正在安



豐壽州之地而郭璞以爲淮合漢此肥卽漢之明證也任  
昉述異記肥灌之間離別亭漢沔合流處此又漢水合肥  
之明證也夫郭璞任昉不曰合江而曰合漢正以江漢旣  
合而漢水性急力勁傍北而行獨自出爲肥水合淮故特  
目曰漢此又巢湖卽漢水滙爲彭蠡之明證也詩大雅宣  
王伐淮南之夷曰江漢滔滔江漢之濤伐淮北之夷曰如  
江如漢蓋漢水支流合淮則淮南淮北之地皆得稱江漢  
孟子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亦以此也漢後水道南  
徙巢湖之水不能注肥止有肥水注漢而讀禹貢孟子者

一 集本五全 一 卷一  
皆滋疑矣余故申而論之